

皇甫谧考

熊 明

皇甫谧，字士安，号玄晏先生，幼名皇甫静，西晋安定朝那（今宁夏固原附近）人。出后叔父，徙居新安（今河南浍池附近）。《晋书》卷五一有传（然其记载简略，且有疑点）。他是继东汉刘向之后，大量撰述杂传的作家之一，见于书目著录及诸书征引的就有六部之多。他的杂传，在刘向杂传的基础上，更加远离了正统史传，读来别开生面，有极强的感染力。其为传技巧，也于班马之外，大胆开拓，在人物传写及叙事建构等诸方面进行了许多新的尝试，小说性内蕴十分鲜明和突出。可以说，皇甫谧的杂传创作，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兴起和成熟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实践，但其人、其作品长期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，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。本文试图泅渡时间之河，渔收有关资料，对其生平行事及著述进行一番考索爬梳，以祭先贤，亦为同好者作再进之阶梯。

一、生平行事考

一、先世及世系：对皇甫谧的先世，《晋书》本传仅言“汉太尉嵩之曾孙也”，余皆不载。现据有关资料，对其先世及世系略作梳理。

除《晋书》卷五一《皇甫谧传》外，《北堂书钞》引臧荣绪《晋书》^①亦称皇甫谧“汉皇甫嵩曾孙”，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第68条

刘孝标注引王隐《晋书》亦云“汉太尉嵩曾孙”。皇甫嵩，《后汉书》卷七一有传，载其生平事略，称“皇甫嵩，字义真，安定朝那人，度辽将军规之兄子也，父节，雁门太守”。《书抄》引臧氏《晋书》又载其一轶事：“皇甫嵩与贾逵同岁举计，至丞相府，曹公唯留嵩与言，良久便辞去，嵩知己亮直，不能随时，乃单车入蜀。”

《后汉书》卷七一《皇甫嵩传》称皇甫嵩是“度辽将军规之兄子”，则规与节为兄弟，规为嵩之叔父。皇甫规，《后汉书》卷六五有传，云：“皇甫规，字威明，安定朝那人，祖父棱，度辽将军，父旗，扶风都尉。”据此可知，皇甫旗为嵩之祖父，棱为其曾祖父。

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第68条刘注引王隐《晋书》又云：“谧，字士安，……祖叔献，灞陵令。父叔侯，举孝廉。”略具皇甫谧父、祖之名及仕而已，此外无考。

另外,《后汉书·皇甫嵩传》提及其一子坚寿,称“嵩子坚寿亦显名”,也不及叔献事。又按《晋书·皇甫谧传》传末云:“子童灵、方回等尊其遗命”,并附方回传略。

综上所述，自汉至晋，皇甫谧家族世系大略可知：

皇甫棱——皇甫旗——皇甫节——皇甫嵩——皇甫叔猷——

皇甫规

皇甫坚寿

皇甫叔侯——皇甫谧——皇甫童灵

皇甫方回

皇甫谧终生不曾入仕，魏时及晋时朝廷均有征召，据《晋书》本传载，魏郡召上计掾，举孝廉。景元初相国辟，皇甫谧皆不行。晋受禅后，多次征召，又举贤良方正，咸宁初征太子中庶子、又征议郎、著作郎，司隶刘毅请为功曹，并不应。皇甫谧族从皆累世富贵，多历显宦，棧、规俱为度辽将军，嵩为太尉，节

为太守，至谧辈，其从姑子梁柳亦为城阳太守，而他却累征不应，独守寒素，原因何在呢？《晋书》本传及臧氏《晋书》均言皇甫谧“沉静寡欲，始有高尚之志”。可见，他不去作官，与他的人生理想有很大关系。而清代的陈遇夫认为皇甫谧不入仕，也跟晋武帝以及朝廷的聘士之礼有关，他在《史见》卷二说：“晋时，太守文立，请绝聘士礼弊，皇甫谧曰：‘束帛元纁，古制也，强学待问，席珍待聘，三揖乃进，明致之难也，一让而退，明去之易也。古圣王求士，恐礼之不重，岂吝费哉！且一礼不备，贞女耻之，况求士乎？夫子谓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，奈何弃之。’识者知晋武之无经国远猷也，谧遂终生不仕。”此事《晋书·皇甫谧传》亦载。此外，窃以为，皇甫谧不入仕，还跟其后半生疾患缠身有关，他在《让征聘表》（见《晋书》本传及严可均氏《全晋文》卷七一）中向晋武帝陈述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病患。

二、始学之年：《晋书·皇甫谧传》：“年二十，不好学，游荡无度，或以为痴，尝得瓜果，辄进所后叔母任氏。任氏曰：‘《孝经》云三牲之养，犹为不孝，汝今年余二十，目不存教，心不入道，无以慰我。’因叹曰：‘昔孟母三徙以成仁，曾父烹豕以存教，岂我居不卜邻，教有所缺，何尔之鲁钝之甚也！修身笃学，自汝得之，于我何有！’因对之流涕，谧乃感激，就乡人席坦受书，勤力不怠。”据《晋书》此段记载，称“年二十，不好学”，“汝今年二十余”，则皇甫谧始学之年在二十岁或二十岁之后。《事类赋注·瓜》及《文选·三都赋序》李善注引臧荣绪《晋书》亦称“年二十，始受书”，《世说·文学》第68条引王隐《晋书》亦云“年二十余，始就乡人席坦受书”。似乎皇甫谧年二十或二十余始学，可成定论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《御览》卷六〇七引皇甫谧《玄晏春秋》记载：“十七年，予长七尺四寸，未通史书，与从姑子梁柳等或编荆为楯，执杖为戈，分陈相刺，有若习兵。母数谴予，予出得瓜果，归以进母，母投

诸地曰：‘《孝经》称日用三牲之养，犹为不孝，何孝者莫大于欣亲。今尔年近乎二十，志不存教，心不入道，曾无怵惕，小慰我心，修身笃学，尔自得之，于我何有！’因对予流涕，予心少感，遂伏史书”。这是皇甫谧的自述，基本内容与《晋书》本传相同，惟其中年岁相异。皇甫谧自称“十七年”，其母责之亦曰“年近乎二十”。又《书抄》卷一二一引《玄晏春秋》亦云：“皇甫谧年十七未通史书，始编荆为盾，执枝为戈。”《御览》卷三五一引《玄晏春秋》作“七年春”，前当脱“十”字，据《晋书》本传，皇甫谧太康三年（282）卒^②，年六十八，则其当生于建安二十年（215），在他二十岁前后，即魏明帝青龙年间，无七年之称，亦即“十七”当指皇甫谧的年龄。^③《玄晏春秋》为皇甫谧自撰之书，章宗源《隋志考证》卷十三说：“观此书体例，似用编年法，如后世年谱之类。”所以此书所记当最为可信。诸家《晋书》所载皇甫谧年二十或二十余始学有误，其始学之年在十七岁左右。另外，从上引诸文可以看出，皇甫谧“遂伏史书”与“就乡人席坦受书”，都是其在接受后母教诲后的悔过行动，应是同时之举，陆侃如将此两事分别系于太和五年（231）和青龙二年（234），恐过于牵强。^④

三、书淫之号：《晋书》本传云皇甫谧“耽习典籍，忘寝与食，时人谓之‘书淫’”。其沉溺典籍，以致有“书淫”之号，本传对其嗜学之事并未细述，这里试作钩沉。

皇甫谧自立志始学，便一改“游荡无度”之习气，一心向学，他家境清寒，躬耕劳作，当然，他并不把稼穡之事视为负担，而是视之作为一种乐趣。他于《玄晏春秋》中说：“又好桑农种藏之事，且养鸡鹜，园圃之事，勤不舍力焉。”（《御览》卷八二四引）于桑农之余，遍览群籍。虞盘佑《高士传》说皇甫士安“以耕稼为业，每改服以行，兼日而食”。（《御览》卷五一〇引）皇甫谧自己也于《玄晏春秋》中说：“余家素贫窘，昼则务作于劳，夜则甘

疲寐，及二时之务，书卷生尘，篋不解絨，唯季冬才得一句学，或兼夜不寐，或戏独否，或对食忘餐，或不觉日夕，是以游出之事，吉凶略绝，富阳男数以全生之道海予，方之好色，号予为书帙。”（《说郛》卷五九引“帙”作“佚”，《书抄》卷九七引“帙”作“淫”，据前语“方之好色”，可推之，“帙”、“佚”皆误，作“淫”为是）正是这种沉溺典籍的忘身之举，使其获得了“书淫”的称号。

四、风痹疾年：《晋书》本传皇甫谧说“后得风痹疾”，其获疾之年，语焉不详，不过，传中所载其上疏拒晋武帝征聘之表（《艺文》卷二七、《御览》卷七四〇及严可均《全晋文》均题作《让征聘表》）却透露出些许信息：“……而小人无良，至灾速祸，久婴笃疾，躯半不仁，右脚偏小，十有九载。又服寒食药，违错节度，辛苦荼毒，于今七年……”则其获疾至作此表已十九年了。所以，此表作年甚为关键，那么，此表究竟作于何年呢？

考《晋书》卷三《武帝纪》，确载下诏征皇甫谧的有一次，即咸宁二年（276）十二月，“征处士安定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”，《晋书·皇甫谧传》亦有载：“咸宁初，又诏曰：‘男子皇甫谧，沉静履素，守学好古，与流俗异趣，其以谧为太子中庶子。’”这一次已是皇甫谧晚年。《武帝纪》又载晋武帝受禅之初下诏“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”事，此次是在咸熙二年（265），亦即泰始元年（此前不久，司马昭亦曾辟举），从表文来看，此表与《释劝论》当作于此诏令颁布之后不久。晋武帝此次征召规模巨大，天下之士莫不应征而往，惟皇甫谧独不行，故武帝频“下诏敦逼不已”，皇甫谧于此时作《让征聘表》较为合理。^⑤上文所引，皇甫谧称自己服寒食散已有七年，据郝懿行《晋宋故事》“寒食散”条，服用寒食散，是在何晏的倡导下逐渐流行起来的，何晏魏正始间为尚书，《世说·言语》第14条载其语：“服用五石散，非唯治病，亦觉神明开朗。”何晏之后，服者日多，渐至流行。皇甫谧服用寒食散恐

怕与此潮流有关，以咸熙二年计，则其服寒食散当在魏高贵乡公甘露年间，与寒食散之流行相合。那么，《让征聘表》作于泰始初较为可靠。由此可知，皇甫谧获疾之年在三十一岁左右。

书籍是他消解病痛的另一泉源，《晋书》本传、虞盘佑《高士传》、臧荣绪、王隐《晋书》均言其“虽羸疾，而批阅不怠”。

二、著述考

《晋书》本传称皇甫谧“以著述为务，自号玄晏先生，著《礼乐》、《圣真》之论”，又说“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，又撰《帝王世纪》、《年历》、《高士》、《逸士》、《列女》等传、《玄晏春秋》并重于世”。不过，这些著述今多已散佚，现根据有关资料，对其著述及存佚情况略加考订。

一、《帝王世纪》：《隋志》、史部杂传类均著录“《帝王世纪》十卷，皇甫谧撰”，又注云“起三皇，尽汉魏”。新、旧《唐志》并载“《帝王代纪》十卷，皇甫谧撰”，《晋书》本传亦言皇甫谧撰有《帝王世纪》，则新、旧《唐志》“代”当作“世”，“代”当为唐人避太宗讳改。《宋志》著录作九卷，《玉海·艺文》引《中兴书目》作九卷，“缺周中一卷”，并云：“晋正始初，安定皇甫谧以《汉纪》残缺，始博案经传，旁观百家，著《帝王世纪》并《年历》，合十二篇，起太昊帝，迄汉献帝。”姚振宗《隋志考证》卷一三按云：“正始为魏齐王芳年号，此称晋正始者，犹《汉书·叙例》称魏建安也，或是泰始之误。”章宗源《隋志考证》说：“《尚书·尧典》正义曰‘《晋书·皇甫谧传》云姑子外弟梁柳得故《尚书》，故作《帝王世纪》，往往载《孔传》五十八篇之书，今《晋书》谧传无此语，当是逸《晋书》，又《周易·系辞》正义引谧纪……’此书后散佚，据钱熙祚推测：“南宋人犹及见之，至宋末始亡，元明人所称述，皆即诸书中辗转援引，非尚见全书也。”^⑧今有《元晏遗书》本、张澍辑注本、宋翔凤《浮谷草

堂丛书》本和《清风室丛书》本、顾观光《指海》本、黄奭《汉学堂知足斋丛书》本、傅增湘校《说郛》本。另外，又有钱保堂《清风室丛书》本之《续补》、《考异》，王仁俊之《补辑》等多家辑注本和补辑。各本互有详略，大抵据《史记》三家注、《御览》、《书抄》等采摭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收录的顾氏《指海》本最为通行。

二、《年历》：《隋志》无著录，新、旧《唐志》著录，并言“《年历》六卷，皇甫谧撰”，《晋书》本传言皇甫谧撰有此书，《玉海·艺文》云皇甫谧“著《帝王世纪》并《年历》，合十二篇”。此书久佚，马国翰从《开元占经》、《书抄》、《艺文》、《御览》等书中采得一卷，收录在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史编杂史类中。

三、《高士传》：《隋志》、新、旧《唐志》均有著录，惟卷数不一，《隋志》作六卷，《旧唐志》作七卷，《新唐志》作十卷，宋代书目著录俱作十卷。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》卷二三传记总录类著录《汉魏丛书》本《高士传》三卷，并云：“《四库全书》著录，《隋志》作六卷，《旧唐志》作七卷，《新唐志》、《读书志》、《书录解题》、《通考》、《宋志》俱作十卷。作六卷、七卷，当属分析之异，至作十卷，则不可解……”可见，十卷本来历颇有疑点，并非其旧。

《高士传》今有多种传本，以《古今逸史》、《广汉魏丛书》、《秘书二十一种》等所收三卷本最为普遍，前有皇甫谧自序，云：“谧采古今八代之书，身不屈于王公，名不耗于始终，自尧至魏凡九十余人，虽执节若夷齐，去就若两龚，皆不录也。”而晁公武《读书志》称“凡九十六人，而东汉之士居三之一”，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云“今自被衣至管宁，惟八十七人”，李石《续博物志》又说“刘向传列仙七十二人，皇甫谧传高士亦七十二人”，晁氏、陈氏和李氏为宋人，他们所言不一，可知大约到宋代时，皇甫谧《高士传》已有多本，《四库提要》以为李石所言可信，又云：“此

外，子州支父、石户之农、小臣稷、商容、荣启期、长沮、桀溺、荷条丈人、汉阴丈人、颜欣十人，皆《御览》所引嵇康《高士传》之文。闵贡、王霸、严光、梁鸿、台佟、韩康、矫慎、法真、汉滨老父、庞公十人，则《御览》所引《后汉书》之文。惟披衣、老聃、庚桑楚、林类、老商氏、庄周六人为《御览》此部所未载，当由后人杂取《御览》，又稍摭他书，附益之耳……”周中孚亦持此见，并言其出于北宋人之手。他在《郑堂读书记》中说：“《太平御览》所收亦止七十一人，是为士安原本，今此本以《御览》所引核之，其出于嵇康《高士传》者凡十人，出于《后汉书》者凡十人，当由后人杂取嵇康诸书以附益之，而并改原序七字为九字，非士安之旧矣。然晁、陈所见本亦如此，或出于北宋人编定也。”今人孙猛亦有相似的看法，他在《郡斋读书志校正》中说：“据李石言，其序与《读书志》著录本皆非其旧矣。”

正因为如此，魏裔介删除原三卷本中已被诸书引作嵇康《高士传》的十人，即披衣、王倪、齿缺、子州支父、石户之农、蒲衣子、弘高、曾参、颜回、挚恂，补入逢萌、高凤、陈留老父，企以接近皇甫谧《高士传》原貌，但古人著述，抄录他人之书是常有的事，而曾参、蒲衣子等在诸书称引中也有被引作皇甫谧《高士传》的，所以实难定皇甫谧之书就确实没有这些人。

近人罗振玉抛开各种传本，据《御览》等书重新辑录，得一卷七十三人，收录在《雪堂丛刻》中。罗氏所辑颇与李石“七十二人”之说相合，窃以为是，既然皇甫谧原书已不可得，则只有据确证而定之。

另外，我以为今所见三卷本，皇甫谧《高士传》不仅孱入了嵇氏等人之书，亦孱入了皇甫谧自己的另外两书《逸士传》和《达士传》之文，明显的例子是，三卷本中“巢父”条之文字，在《文选》李注中多次被引作《逸士传》，如卷二二、三四、五五、五七、五八中引巢父事均作皇甫谧《逸士传》，李善注《文选》，去

晋未远，其引注应较为可信。

四、《逸士传》：《旧唐志》无著录，《隋志》、《新唐志》著录同，均言“《逸士传》一卷，皇甫谧撰”，《晋书》本传亦称皇甫谧著有《逸士传》一书，此书早佚，今散见于《世说》刘注、《三国志》裴注、《文选》李注及《御览》等书中，《元晏遗书》及王仁俊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》有辑存，但未作细致校订，现据诸书校录如下：

[巢父]（《文选》卷二二、三四、五五、五七、五八、《艺文》卷九、《世说·排调》第28条刘注、均引）巢父者，尧时隐人也，常山居，不营世利。年老，以树为巢，而寝止其上，故时人好曰巢父。（以上据《文选》卷二二、三四、《世说·排调》第28条）及尧让位于许由也，由以告巢父焉，巢父责由曰：“汝何不隐汝光，何故见若身，扬若名令闻，若汝非友也。”乃击其膺而下之，由怅然不自得（以上据《文选》卷五五）。由乃过清泠之水，洗耳拭目曰：“向闻贪言，负吾之友。”（以上据《世说·排调》第6条刘注。又《艺文》卷九引作“尧让天子于许由，许由逃，巢父闻之，而洗耳于池”）

[许由]（《蒙求》上自注引）许由隐箕山，无杯器，以手捧水饮之，人遗一瓢，得以操饮，饮訖，挂于木上，风吹，沥沥有声，由以为烦，去之。

[樊竖]（《御览》卷九〇〇、《事类赋注》卷七引）尧让天下于许由，由逃之，巢父闻而洗耳于池滨。樊竖，字仲父，牵牛饮之，见巢父洗耳，乃驱牛而去还，耻令牛饮其下流。（据《御览》引，《事类赋注》“饮其下流”作“饮其洗耳之下流”，余同）

[壤父]（《御览》卷五七二、七五五、《事类赋注》卷一、八、一一均引，从《御览》卷七五五，校以它引）尧时，有

壤父五十人（《御览》卷五七二此句作“有九十老人”），击壤于康衢，或有观者曰：“大哉！尧之为君。”壤父作色曰（《御览》卷五七二《事类赋注》卷一、八一—以上仅作“尧时，有老人击壤而歌曰”）：“吾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帝何力于我哉！”

[公仪潜]（《御览》卷四七五引）公仪潜，鲁人也，少而厉行乐道，不事诸侯，与子思友。鲁穆公闻其贤，因子思而致命，欲以为相。谓子思曰：“公仪子必辅寡人，寡人将三分鲁国而与之。”

[高凤]（《御览》卷四一九、四九六、五一七引）高凤邻里有争财斗者，兵刃相加。凤脱衣巾为叩头曰：“仁义逊让不可废也。”争财者投兵谢之而罢（以上从《御览》卷四九六，卷四一九引无“争财者投兵谢之而罢”句）。高凤为太守所召，恐不得免，自言不应为吏，乃与寡嫂伪争田，遂免仕（以上据《御览》卷五一七引）。

[管宁]（《御览》卷四九六引）管宁所居屯落，会有汲者，或男女杂错，或争井斗阍，宁患之，乃买器，分置井旁，汲以待之，各自相责，不复斗也。

[荀靖]（《三国志》卷十裴注、《世说·品藻》第6条刘注、《御览》卷三八〇引，《世说》引较详，从之）（荀）靖字叔慈，颍川人，有俊才，以孝著名。兄弟八人，号“八龙”。隐身修学，动止合礼，弟爽，亦有才学，显名当世。或问汝南许章：“爽与靖孰贤？”章曰：“二人皆玉也，慈明外朗，叔慈内润。”太尉辟，不就，年五十终。时人惜之，号“玄行先生”（《三国志》及《御览》引仅云“或问许子将，‘靖与爽孰贤？’子将曰：‘二人皆玉也，慈明外朗，叔慈内润’”）。

[王俊]（《三国志》卷一引）汝南王俊，字子文，少为范滂、许章所识，与南阳岑至善。公之为布衣，特爱俊，俊

亦称公有治世之具。及袁绍与弟术丧母，归葬汝南，俊与公会之，会者三万人。公于外密语俊曰：“天下将乱，为乱魁者必此二人也。欲济天下，为百姓请命，不先诛此二子，乱今作矣。”俊曰：“如卿之言，济天下者，舍卿复谁？”相对而笑。俊为人外静而内明，不应州郡三府之命。公车徵，不到，避地居武陵，归俊者一百余家。帝之都许，复征为尚书，又不就，刘表见绍强，阴与绍通，俊谓表曰：“曹公，天下之雄也，必能兴霸道，继桓、文之功者也。今乃释近而就远，如有一朝之急，遥望漠北之救，不亦难乎！”表不从，俊年六十四，以寿终于武陵，公闻而哀伤。及平荆州，自临江迎丧，改葬于江陵，表为先贤也。

[罗威]（《白孔六帖》卷九七引）罗威字德仁，南海番禺人也。母没，尽哀墓侧，白鹿乃驯扰其墓也。

五、《达士传》：《隋志》、新、旧《唐志》及其他书目均未见著录，《晋书》本传亦不言皇甫谧著有此书，惟《御览》卷四九六引缪斐事，题作“皇甫谧《达士传》”，其文如下：

缪斐字文雅，代修儒学，继踵六博士，以经行修明，学士称之，故时人谓之语曰：“素车白马缪文雅。”

丁国钧将此条题作《达士传》，录入他的《补晋书艺文志》中，《元晏遗书》等将此条并入《逸士传》。虽然各种书目均无著录，但从皇甫谧所撰“高士”、“逸士”和“列女”系列人物传而言，其有《达士传》一书，也不是没有可能，故单列于此。

六、《玄晏春秋》：《隋志》、新、旧《唐志》均有著录，《隋志》作三卷，新、旧《唐志》作二卷，《晋书》本传称皇甫谧号玄晏先生，《玄晏春秋》即以其号名之，宋避讳，改“玄”曰“元”，故诸书称引又或曰《元晏春秋》。章宗源《隋志考证》卷十三说：“此书体例，似用编年法，如后世年谱之类。”此书久佚，散见于《艺文》、《书抄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御览》等书中。《说郛》（宛委山堂

本)存四节。现据诸书注引校辑如下：

(《御览》卷四六四引)予朴讷，不好戏弄，口不能谈。

(《御览》卷三五—、六〇七、七五五，《书抄》卷一二一，宛委山堂本《说郭》卷五九均引，《御览》卷六〇七与《说郭》同，从之。校以它引)十七年(《御览》卷三五一作“七年春”)，壬正月乙酉(此五字据《御览》卷六〇七补)，予长七尺四寸，未通史书，与从姑子梁柳等，或编荆为楯，执杖(《御览》卷三五—“杖”作“荻”，《书抄》卷一二一作“枝”)为戈，分陈相刺，有若习兵(《御览》卷三五—此句作“习兵为乐”)，母数谴予。予出得瓜果，归以进母，母投诸地曰：“《孝经》称‘日用三牲之养，犹为不孝’，何孝者莫大于欣亲，今尔年近乎二十，志不存教，心不入道，曾无休惕，小慰我心。修身笃学，尔自得之，于我何有!”因对予流涕，予心少感，遂伏史书(《御览》卷七五五此段仅作“十七年，与从姑子梁柳等击壤于路”)。

(《御览》卷七四三引)夏四月，予虐于河南，归于新安不廖。

(《御览》卷七六三引)邻人亡斧及鸡，意予窃之，居三日，鸡还，斧又自得，邻人大愧。

(《御览》卷八四三引)又好农桑种藏之事，且养鸡鹜，园圃之事，勤不舍力焉。

(《御览》卷六一四、《书抄》卷九七、《说郭》卷五九引。从《御览》，校以它引)余家素贫窘，昼则务作于劳，夜则甘疲寐。及二时之务，书卷生尘，筐不解緘。唯季冬裁得一句学，或兼夜寐，或戏独否，或对(《书抄》作“临”)食忘餐，或不觉日夕。是以(《说郭》“是以”作“居家”)游出之事，吉凶略绝，富阳男数以全身之道诲予，方之好色，号予为书帙(《说郭》“帙”作“快”，《书抄》作“淫”)。

（《御览》卷四〇〇引）十二月乙丑，又梦至京师，自庙出，见车骑甚众，以物呈庙，云：“诛大将军曹爽。”寤以告梁析，析曰：“君欲曹人之梦乎？朝无公孙强。”予曰：“爽无叔振之请，苟失天机，则（离矣）何待于强。”

（《御览》卷八八五引）新安寺有槐而鹊巢之，雄鸡夺而栖焉。永安令繁琰，予之族姑子也，其主簿以告予，予（此当脱“曰”字）“鸡栖野，人必将寄次于野，县其空乎？”夏五月丙中，琰卒，丧次于县，空县送之。

（《御览》卷八七〇、《艺文》卷八〇、《史记索引·匈奴传》引，《艺文》与《索引》同，从之）计君又授与《司马相如传》，遂涉《汉书》。（《御览》引无前二句，此有“予”字）读《匈奴传》，不识棠（《御览》“棠”作“撑”）黎孤涂之字，有胡奴执烛，顾而问之，奴曰：“棠（《御览》“棠”作“撑”）黎，天子也，言匈奴之号单于，犹汉人有天子也。”予于是乎旷然发寤。

（《御览》卷八六〇、八六五、九六八、九七〇、《书抄》卷一四七、《艺文》卷八七、《初学记》卷二六引，从《艺文》，校以它引）卫伦以郎应会京师（此句据《初学记》卷二六补），卫伦过予，言及于味，称：“魏故侍中刘子阳（《初学记》及《御览》“阳”作“扬”，余同），食饼知盐生精，味之至也。”予曰：“师旷识劳薪，易牙别淄澠，子阳，今之妙也，定之何难。”（此句《御览》卷八六〇及《说郭》引作“子阳之妙抑末乎？伦曰：‘晋师旷、齐牙，古之精也，魏之子阳，今之妙也，子何间焉。’”）伦因命仆取粮糗以进，予尝之曰：“麦也，有杏、李、柰味，三果之熟也不同，子焉得兼之。”伦笑而不言，退告人曰：“士安之识过刘氏，吾将来家实多，故杏时将发，糗之以杏汁，李时将发，又糗之李汁，柰时将发，又糗以柰汁，故兼三味。”（“退告人曰”后九句

从《御览》卷九六八)

(《书抄》卷九七引) 予常恨不能请命于天，延年累百，博及群书者也。

七、《列女传》：《隋志》、新、旧《唐志》均著录，并言“《列女传》六卷”，《晋书》本传亦言皇甫谧著有《列女传》一书，此书早佚，散见于《三国志》裴注及《御览》等书，时或引作“皇甫谧《列女后传》”，《说郛》卷五八有题皇甫谧《列女传》者，共十节，《旧小说甲集》录二人之事，不出《说郛》之外。今有黄奭《汉学堂知足斋丛书》本和《元晏遗书》本两种辑本。

各种书目所录，有刘向、项原、高氏、綦母邃、皇甫谧数家《列女传》，且大多已散佚，诸书引用，相互孱杂，难以甄别，黄奭所辑及《元晏遗书》本均有误辑入者，今据诸书征引，将系于皇甫谧《列女传》或《列女后传》者，条列如下，未明确指称者不录。计有曹文叔妻令女、庞子夏妻庞娥亲、姜叙母，赵昂妻异、翟素、卫农妻、赵嵩妻（字礼修）、罗静、景奇妻（字贡罗）、相登妻度、冯季宰妻珥（字进娥）、王辅妻非、刘长卿妻、公孙去病妻、夏文生妻娥、留子直妻、陈慊妻、陈南妻丹、义姬、任延寿妻友娣、京师节女、齐孤逐女、齐宿留女、梁鸿妻孟光、鲁漆室女、汤妃、有虞二妃（娥皇、女英）、杞梁妻、楚江乙母、黔娄妻、汝敦妻汝归、孟轲之母。

八、《韦氏家传》：《隋志》史部杂传类著录，不署撰人，作一卷。《旧唐书》史部杂谱牒类著录，题“《韦氏家传》三卷 皇甫谧撰”，《新唐志》史部杂传记类著录，与《旧唐志》同。姚振宗《隋志考证》卷二十云：“案两《唐志》皆以为皇甫谧撰，又多出二卷，疑此一卷非其全也。”

九、《鬼谷子注》：《隋志》子部纵横家类著录云：“《鬼谷子》三卷，皇甫谧注。”新、旧《唐志》无录，《册府元龟》学校部注释类云：“皇甫谧累征不起，注《鬼谷子》三卷。”陈氏《书

录解题》著录“《鬼谷子》三卷”，并案云：“《隋志》有皇甫谧注，今本称陶弘景注。”《四库提要》称《鬼谷子》，“《隋志》称皇甫谧注，则为魏晋以来书，故无疑耳……”此注今亡佚不得见。

十、《黄帝三部针经》：《隋志》无著录，新、旧《唐志》并载，惟卷数相异，《旧唐志》作“十三卷”，《新唐志》作“十二卷”。《御览》卷七二二引臧荣绪《晋书》说：“士安幼沉静寡欲，有高尚之志，以著述为务，自号玄晏先生，后得风痺疾，因而学医，习览经方，手不辍卷，遂尽其妙。”于此可知，皇甫谧亦通医术，其撰此书，当为可信，但惜此书亡佚不得见。

十一、《朔气长历》：《隋志》子部历数类著录，云：“梁有《朔气长历》三卷，皇甫谧撰……亡。”则此书梁时尚存，至唐时已亡佚不得见。

十二、《皇甫谧集》：《隋志》、新、旧《唐志》集部并录“《皇甫谧集》二卷”，《隋志》又载“录一卷”。《晋书》本传称皇甫谧以“著述为务”，“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”。可知皇甫谧所著诗赋等甚多，惜已散佚，明冯惟讷辑得其《女怨诗》残文一条，录于《诗纪·晋》卷三，丁福保《全晋诗》卷二、《元晏遗书》、逯钦立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·晋》亦录此诗，与冯氏同，逯钦立又据《书抄》卷八四录《诗》残文一条，按云“《书抄》此诗在婚礼部，次前诗之后，当亦《女怨诗》逸句”。严可均据传注及类书采得皇甫谧所作表、书、论、序等文凡十三篇，录于《全晋文》卷七十一。《元晏遗书》亦辑其文，与严氏所辑互有详略，严氏所采如《帝王世纪论》、《焦先论》、《庞娥亲论》等，《元晏遗书》无录，而《元晏遗书》所录《帝王世纪序》、《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序》等文，严氏又失采。王仁俊又据《姓解》卷一注采得一条，题《皇甫谧说》，录于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》中。

除此而外，清代书目中又录有数部皇甫谧著作：

《周易解》，秦荣光《补晋书艺文志》卷一、丁国钧《补晋书

艺文志》卷一著录。《周易正义》有皇甫谧解《易》之语，丁氏、秦氏据此著录，但丁辰在《丁国钧〈补晋书艺文志〉刊误》中认为“士安解易，未必有专书，当入附录”。

《地书》，丁国钧《补晋书艺文志》卷二、秦荣光《补晋书艺文志》卷二著录。《隋书·崔颐传》引崔颐语云“臣按皇甫士安撰《地书》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肠坂”，丁氏、秦氏据此著录。

《易义》、《补注》、《周易精微》，秦荣光《补晋书艺文志》卷一著录。《通志》卷三六《艺文志》录有皇甫谧《易义》八卷、《补注》三卷、《周易精微》三卷，秦氏据此著录此三书，按云“必疑谧之讹”。

《国都城记》、《郡国记》，秦荣光《补晋书艺文志》卷二著录。《初学记》卷八：“皇甫谧《国都城记》曰褒国故城在县东二百步”，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五三：“按皇甫谧《郡国记》云汉武帝遣贰师将军伐大宛，得天马三，感西风思归，遂顿裂羁绊，骧首而驰，晨发京城，食时至敦煌”，秦氏据此著录。

又吴士鉴《补晋书经籍志》卷四著录皇甫谧《南都赋注》一部，云出《文选注》，考《文选注》无此引，吴氏误。

注：

①臧氏《晋书》与下引王隐《晋书》之文，又见汤球辑《九家旧晋书》之臧氏《晋书》卷九、王氏《晋书》卷六，以下同。

②徐传武撰文认为皇甫谧的卒年不是太康三年，“而应当是元康三年（293）”，（见徐传武《皇甫谧卒年新考》载《学术研究》1996年第11期）他认为皇甫谧卒年为太康三年有“可疑者四”，特别是不能解释《三都赋》的作年问题，而皇甫谧卒于元康三年，“则左思《三都赋》及有关活动和皇甫谧为之作序的事等，也都处处能协和”，但如其自言，他的立论并无“版本依据”，仅以“理校”，且其所论颇多疑点，如对《三都赋》作年的判定。我们知道，有关《三都赋》的撰成之年，至今仍无定论，而皇甫谧之卒于太康三年，历来并无异议，徐氏所论，值得商榷。

（下转第103页）

42—3号。

⑫王仲萃：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》，《崞华山馆丛稿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。

⑬王仲萃：《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》，《崞华山馆丛稿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。

⑭孙星衍：《校补元和姓纂辑本序》，见中华书局1994年版《元和姓纂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

（上接第73页）

③《说郛》（宛委山堂本）卷五九所录《玄晏春秋》亦作“十七年，予长七尺四寸……，母投诸地曰……今尔年近乎三十，……”“三”当为二之讹。

④见陆侃如：《中古文学系年》卷五、卷六之《皇甫湜文学系年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。

⑤同上引，陆侃如在《中古文学系年》中将此表作年系于泰始三年，不甚合理。

⑥指海本钱熙祚《帝王世纪·序》。

⑦纪昀：《阅微草堂笔记·滦阳消夏录》。

⑧见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杂传序引，华东师大出版社，1985年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开大学中文系